

古今名醫彙粹卷之六目錄

病能集四

諸失血 張三錫八則 滑伯仁一則 喻嘉言一則 繆仲醇一則

薛立齋二則 趙羽皇一則 戴元禮二則 柯韻伯一則

心諸症 張三錫一則 原病式一則 朱丹溪一則 李東垣一則

聲瘡論 張景岳

狂癲症 治法綱

諸積聚 準繩一則 朱丹溪一則 張子和一則 方約之一則

治法綱一則

諸疝 張三錫九則

諸痛 李士材七則 方約之一則 張景岳五則 王節齋二則

朱丹溪二則 喻嘉言一則

腰脇痛 治法綱二則 何柏齋一則 張景岳一則 朱丹溪一則

頭痛眩暈 李士材一則 薛立齋一則 朱丹溪三則 張三錫一則

海藏一則 王節齋一則 戴院使二則 張景岳一則



二便 李士材二則 趙養葵二則 朱丹溪一則 薛立齋三則
王節齋一則 方約之一則 戴院使一則 張景岳二則 趙羽皇一則



古今名醫彙粹卷之六

新安羅 美東逸父輯

諸失血症

古虞席世臣郢客氏重校
江陰錢榮光性方氏重校

張三錫曰。榮血之行。各有常道。為火所迫。則錯亂沸騰。而諸失血之症。作矣。有如火急湯沸。勢不可遏。丹溪之論曰。口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從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益陽氣降。則血歸經矣。是論血症。三昧語。益陽明之脈絡。鼻是經火。盛迫血妄行。從鼻出者。曰衄。從口湧出者。曰吐。初起脈洪大。宜犀角地黃湯。犀角性升散。能散一切有餘之火。乃陽明經藥。故曰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今人不知。泥於犀角解乎。心熱一句。不分虛實。與四物同用。若是寔火陰虛者。寧免飛揚之禍。

吐血。心口脹滿。口中血腥氣。用韭汁童便。姜汁鬱金同飲。其血自清。勢盛。脈孔大吐。用十灰散遏之。次用花蕊石散消之。後用清血藥。鬱金丹皮赤芍之類。加降火。有因怒而得者。宜平肝降火。炒梔子青皮。芩連柴胡。一切上焦血症。用五生飲。大獲奇驗。用生韭。生藕。生荷葉亦可。京墨側柏葉。生地各取汁一盃。對童便。其生地側柏研爛。以童便和方得汁。凡一應上溢之症。若脾氣壯不瀉。能食者。皆當以大黃醋製。和生地汁及桃仁泥。牡丹皮之屬。引入血分。使血下行。轉逆為順也。最妙法。不知此而從

事涼藥脾胃反傷。今人治此無一生者。此也。諸失血後倦怠昏憤。面失色。懶於言動。濃煎獨參湯飲之。所謂血脫補氣也。最妙。

先惡心。血離痰。出嘔多。至升許者。為嘔血。有怒而得者。有過飲得者。鬱悵入久。之氣血凝滯中焦。運化失常。亦作嘔。痰帶血出。宜分治之。若肝脉旺。兩手弦數。宜平肝降火。連梔青皮。香附。柴胡。甘草。歸芍。或用赤茯苓。心湯。是寔者。瀉其子也。若右寸脉洪滑。或數。解酒毒降火。和中二陳。加苓連。梔丹皮。若沉結帶弦數。宜舒鬱越鞠。去蒼朮。加丹皮。赤芍。歸尾。主之。加韭汁亦可。

脾統血。肺主氣。勞神多言。脾肺致傷。血妄行。忌涼劑。必用補中益氣。加減過勞。即發心肺受傷。其血必散。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佳。

咳血。熱壅於肺者。易治。損於肺者。難治。瘦人有此脉。細數多成勞。宜二冬二母。紫苑。花粉。生地。丹皮。竹瀝。童便。姜汁。選用一方。服藥血不止。是肺上有竅。用白芨末。豬肺煮熟。蘸食。日三四次。妙不可言。昔人謂白芨下咽。至血竅。則竅為填。而血止。詳見本草綱目。一法。取末於粥中吃。最妙。勞傷肺經。咳嗽有血。雞蘇散最驗。功在阿膠。炒蒲黃。勞嗽服阿膠。不止。無藥治矣。咳血。非靜養絕慾。不可與治。諸病皆然。此尤當慎。咳血。胸中痛。腥臭異常。肺脉數而虛。是肺痿。諸失血過多。體倦少食。及血不止。扶正。

氣為急。人參黃芪五味芍藥麥冬甘草歸身。加鬱金末亦可。

唾血平時津唾中有血為唾血。一屬腎虛有熱。一屬上焦寔火。有餘則瀉。加減涼膈丹皮藕節之類。不足則補。滋腎坎離酒炒黃柏肉桂一分。許瀉腎火。或如三冬二母咯血不咳出血也。咯出於痰。氣鬱於喉嚨之下。滯不得出。咯乃後出求其所屬。咯唾同出於腎也。咯血為病最重。以肺手太陰之經。氣多血少。又肺為清肅之藏。為火所燥。迫血上行。以為咯血逆之甚矣。上氣見血。下聞病音。謂喘而見血。且咳嗽也。為難治。初起用童便青黛。以瀉手足少陽三焦胆經之相火。而姜汁為佐。用地黃牛膝輩以補陰。安其血如喉中咯出小血塊。或血點亦分虛寔。瘦人最忌。大法四物入童便姜汁青黛。或牛膝膏地黃膏尤妙。上焦一切血症稍止。即服六味地黃丸。最不可緩。有血症者。終身不可脫。

滑伯仁曰。失血家須用下劑破血。蓋施之妄。蓄之初。亡血虛家不可下。蓋戒之於亡失之後。

朱丹溪曰。凡血症既久。古人多以胃藥收功。

喻嘉言曰。血症有新久。微甚無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陰陽。不同治法。因之迥遠。今有暴病嘔血。數盃經云。暴病非陽則其為火也。即非陽火甚明。陽火者五行之火。天地

間。經常可久之物。何暴之有。惟夫龍雷之火。潛伏陰中。方其未動。不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蓋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清日朗。則退藏不動矣。故凡用涼血清火之藥者。皆以水制火之常法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虛者。大法惟宜溫補。而溫補之微。細曲折要在講明。有素經曰。少陰之脉。紫舌本。又曰。咯血者。屬腎。明乎陰火發於陰中。其血咯之。乃成塊而出。不比咳嗽勞症。痰中帶血。為陽火也。此義惟張長沙傷寒症中垂戒一款云。誤發少陰汗。動其經血者。下竭上厥。為難治。後人於下竭上厥之理。總置弗省。不知下竭者。陰血竭於下也。上厥者。因氣逆於上也。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不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上溢。陰血上溢。則下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能復返本位。則上厥矣。陰氣上逆。不過至顛而止。不能越交巔清陽之位。是以喉間窒塞。心忡耳鳴。胸膈不舒也。然陰氣久居於上。勢必龍雷之火。應之於下。血不盡竭不止也。氣不盡厥不止也。仲景斷為難治。其以是乎。吾將闢其局。則以辨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之陽有三善者。脾中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之不留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下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若土燥

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今方書皆治陽火之法。至龍雷之火。徒有其名。而無其治。及妄引久嗽成勞。痰中帶血之陽症。不敢健脾增嗽為例。不思略無之嗽。不過氣逆上厥。氣下則不效矣。古方治龍雷之火。用桂附。然施於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已虧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能滋其擾。況此症以房勞憂恐傷精傷腎。又肝性疏洩。是以少陰之氣當藏不藏而少陰之血無端溢出。與仲景所謂誤發少陰汗動其血者。無少異矣。究而論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蓋秋冬則龍雷潛伏也。故治法惟以崇土為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自息矣。又云。失血過多。或血虛煩渴煩熱。雖曰陰虛。寔未有不兼陽虛者。合用參芪。尤為良法。凡治陰虛。大率倣此。立齋加參芪於四物湯為聖愈湯者。此耳。

繆仲醇曰。吐血有三要。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則火降。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今之治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則專用寒涼。往往傷脾作洩。以致不救。一則專用人參。肺熱傷肺。效逆愈甚。亦有用參而愈者。此是氣虛喘嗽。不由陰火致然。宜以白芍藥炙甘草制肝。枇杷葉麥冬薄荷橘紅貝母清肺。以仁山藥養脾。番降香真蘇子下氣。青蒿鱉甲銀柴胡牡丹皮地骨皮補陰清熱。酸棗仁茯神養心。萸肉枸杞牛

膝補腎。此累試輒驗之方。然陰無驟補之法。非多服不效。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血熱則行。得寒則凝。故降氣行血。則血循經絡矣。若血凝。則必發熱。及胸脇痛。病日沉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經云五藏者。藏精氣而不洩者。肝主藏血。吐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不能藏血。而血愈不止矣。

薛立齋曰。血症多屬形病俱虛。治法當求其屬而主之。若鬱熱傷肺而衄者。用黃芩益氣湯。肺氣虛熱。不能攝血而衄者。用四君子加芍歸五味。鬱熱傷脾而嗽吐血者。用歸脾湯。胃經有熱而嗽吐血者。用犀角地黃湯。胃氣弱而嗽吐血者。用四君子加芍歸升麻。腎經虛熱。陰火內動。而咯吐血者。用六味丸。補中益氣湯。怒動肝火。而見血者。用加味逍遙散。腎酒肝火動。而見血者。用六味丸。雖曰血得熱而錯經妄行。亦有衛氣虛。不能統攝。營血而為妄行者。不可不察。臨症審諸。

又曰。勞嗽見血。亦有勞傷元氣。內火妄動。而傷肺者。亦有勞傷腎水。陰火上炎。而傷肺者。有因過服天冬。生地寒藥。損傷脾胃。不能生肺氣。而不愈者。有因誤用知母黃柏之類。損傷陽氣。不能生陰精。而不愈者。凡此脾肺虧損。而腎水不足。以致虛火上炎。真藏為患也。須用補中益氣湯。補脾土而生肺金。用六味丸。滋腎水而生陰精。否

則不救。

勞嗽有傷元氣傷腎水傷脾胃傷陽氣之不同。故治有補土生金滋水

之異。

準繩曰。血失多者脾不能統之也。以面色微黃少食倦怠驗之。知其氣虛也。宜用歸脾湯。理中湯。以助陽氣。則血自止。以奪血者。陽而復血者。亦陽也。

戴元禮曰。牙宣有二症。有風壅牙宣。有腎虛牙宣。風壅者。消風散擦。仍服腎虛者。以腎主骨。牙者骨之餘。虛火上炎。故宣。服劑而愈甚者。此屬腎下虛上盛。宜鹽湯下安腎丸。間黑錫丹。仍用姜鹽炒香附。黑色為末。揩擦妙。

鼻衄。鼻通於腦。血上溢於腦。所以從鼻而出。有頭風自衄。頭風纔發。則衄不止。宜芎歸散。間進一字散。有因虛而衄。此為下虛上盛。不宜過服涼劑。宜養正丹。佐以四物。芎歸湯。磨沉香服。傷濕而衄。腎著湯加川芎。名除濕湯。傷胃致衄者。名酒食衄。喜怒憂思諸氣皆能動血。以此致衄者。名五蠱衄。上膈極熱而衄者。金沸草散去麻黃半。夏加茅花荊芥穗。或用黃芩芍藥湯。加茅花一撮。虛極者。茯苓補心湯。飲酒過多及食熱物而衄。先用茅花湯。衄愈後。則用理中湯去乾姜。加乾葛。薦然以水噴其面。使戰驚。則止。衄愈後。血因舊路。一日或三四衄。又有洗面而衄。日以為常。此即水不通。

借路之意。並宜心衄散。茅花煎湯調下。或四物湯加石膏蒲阿膠蒲黃各半錢調熟石膏末一匙許兼進養正丹。

丹溪曰。大凡失血脉皆洪大無力。即芤脉也。陰血既虧。陽無所依。浮散於外。故見此象。誤認寔火大非。

又曰。陽旺則能生陰矣。如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若以涼藥止治立斃。正所謂象白虎症。服白虎必死。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此。陽生陰長之妙。

程郊倩曰。陰虛之人。水虧不能滋木。榮血必傷。所以陽火獨治而不得血潤。則必吸動腎水以自救。無奈滴水不能救。盛火反從火化。而升煎成血。咯血之出於腎者。此也。此際復榮之虧。與壯水之主。養陰退陽。是為正法。然皆兼有破滯法者。以血成則必燥。燥成必帶瘀。況曾服過寒涼不瘀處亦凝有瘀也。

趙羽皇曰。失血一症。古人有血脫益氣。陰火反攻之法。緣陽火可清。陰火不可清。寔火可瀉。虛火不可瀉。故古人於中氣不足。陽不攝陰者。純用氣藥。若歸脾湯等。以生之。真陰虧損。腎陽飛越。血隨火泛。古人每用人參熟附以收之。此云治法。中州不致受傷。陰火自能降宅。世人不諳火之虛寔。血之藏府。視參芪如鴆毒。以桂附為仇讎。

悲矣

又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

虞天民曰精氣血氣皆生於穀氣大便下血多以胃藥收功若徒以苦寒而不理脾胃斯下工矣

又曰下血服涼藥不止必中氣虛不能攝血非補中升陽不愈

趙羽皇曰肺朝百脉之氣脾統諸經之血可知血藏於肝而屬於脾胃明矣何獨血之出於脾胃者每略不講一遇此等症即莫可如何蓋脾為營衛之主氣血之根今人思慮不遂鬱傷火動脾不攝血而從上竅出者用歸脾湯補以斂之力役過度勞傷中氣脾不統血而從下竅出者用補中湯升以舉之一滋脾胃之陰而從陰以引陽一補脾胃之陽而從陽以引陰先哲云血脫益氣須以參芪救之無非謂陽生陰長以滋生化之源耳世人不識此症多用地黃童便以清火養陰豈知脾胃既虛不利地黃之泥滯中氣既弱不宜童便之沉降予見臨此病者多特為拈出

柯韻伯曰失血一症關係最重先輩立論甚詳治法甚備如血脫益氣見之東垣矣滋陰清火見之丹溪矣安神補血見之陸迎矣引血歸源見之吳球矣攻補迭用見之伯仁矣逐瘀生新見之字泰矣辛溫從治見之巢氏矣先止後補見之葛氏矣胃

藥收功。見之石山矣。宜滋化源。見之立齋矣。無說不通。無治不善。乃創法者。用之而痊。遵法者。因循而敗。豈古今人不相及歟。抑亦未知其要耳。請言治血之要。然其最效在調氣而補血。其收功在安神而固精。夫人身惟氣血用事。血隨氣行。誰不能言。獨於失血症。不言調氣之理。血脫須補。誰不知之。反於失血症。不知補血之法。惟以降火為確論。寒涼為定方。至於氣絕血凝。猶不悔悟。不深可憫耶。夫氣亢於上。焦之陽分。則陽絡傷。血隨氣而上。溢於口鼻。當桃仁承氣以下之。氣并於下。焦之陰分。則陰絡傷。血隨氣而下。陷於二便。用補中益氣以舉之。氣有餘。必挾火。當用苦寒以涼其氣。氣不足。便挾寒。宜用甘溫以益其氣。此調氣之大要也。血自心來者。補心丹主之。肝來者。逍遙散主之。脾來者。歸脾湯主之。肺來者。生脉散主之。腎來者。腎氣丸主之。此補血之大要也。然氣血者。後天精神者。先天故。精神不散。氣血和。調形體不敝。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故治血者。必安神固精。使病者積精全神。以善其後。何有夭枉之恨哉。

心諸症

張三錫曰。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夫怔忡驚悸之病。或因怒氣傷肝。或因驚氣入胆。母令子虛。因而心血為之不足。又或遇事煩冗。思想無窮。則心君亦為之

不寧故神明不安怔忡驚悸之所由生也所謂怔忡者心神惕惕然動搖而不得安
靜無時而作者是也驚悸者驚然跳動有欲厥之狀有時而作者是也然亦有積痰
積飲留積於心胸胃口而病者又不可執以為心虛而治健忘者陡然易忘也為事
有始無終言談不知首尾此因遇事煩冗思想無窮精神斷喪之所致也然過思傷
脾亦能令人健忘治之當兼理心脾大抵怔忡健忘驚悸三者名雖不同未有不由
心血不足脾氣虛弱積飲停痰而成者也其治惟在補養心血調和脾氣寧神化痰
使神凝志定其症自除又有一種虛煩心中擾亂鬱鬱不寧良由津液去多五內枯
燥或榮血不足陽勝陰微或腎水下竭心火上炎故虛熱而煩生甚則至於躁也又
有大病後血氣未復而煩者陳氏曰內熱曰煩外熱曰躁心熱則煩腎熱則躁宜八
珍湯加竹葉棗仁麥冬或四物湯加人參茯神又有不寐一種年老人及病後虛弱
人陽衰而不寐神不歸舍而不寐或有痰在胆經虛者四君子加棗仁黃芪痰者溫
胆湯加天南星亦有心血不足而然者宜益榮湯

原病式曰因水衰火旺其心胸躁動謂之怔忡然悸之為病是心藏之氣不得其正
動而為火邪者也蓋心為君火包絡為相火火為陽陽主動君火之下陰精承之相
火之下水氣承之夫如是而動則得其正而清靜光明為生之氣也若之所承則君

火過而不正。變為煩熱。相火妄動。既熱且動。豈不見心悸之症哉。況心者神明居之。經曰。兩經相搏為之神。又曰。血氣者人之神。則是陰陽氣血在心藏。未始相離也。今失其陰偏傾於陽。陽亦失其所承而散亂。故精神怔忡。不能自安矣。如是者。當自心藏中補其不足之心血。以安其神氣。不已。則求其屬以衰之。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又包絡之火。非惟補心。而且游行於五藏。故藏氣之妄動者。皆火也。是以各藏有疾。皆能干包絡之火。合動而作悸。如是者。當是各藏補瀉。其火起之由。而後從包絡調之。平之。隨其攸利而治。若各藏移熱於心。而致包絡之火妄動者。治亦如之。若心氣不足。腎水凌之。逆上而停心者。必折其逆氣。瀉其水。補其陽。若左腎之真水不足。而右腎之火上逆。與包絡合動者。必峻補左腎之陰。以制之。若內外之邪鬱其二火。不得發越。隔絕營衛。不得充養其正氣者。則皆以治邪解鬱為主。若痰飲停於中焦。礙其經絡。而不得舒通。而鬱火與痰相擊於心下。以為怔忡者。必導去其痰。經脉行。則病自己。

朱丹溪曰。怔忡大概屬血虛與痰。憂慮便動屬虛。時作時止者痰。因火動。瘦人多。是血虛。肥人多。是痰飲。直覺心跳者是血少。勞則心跳屬虛。兼氣東垣曰。六脉大而空虛。病面赤心跳。乃虛火上炎也。補以降之。有不因驚而心動者。

內經謂之惺惺動屬痰火

王宇泰曰一陰一陽多對待而言如喜怒并稱者喜出於心為陽怒出於肝為陰志意并稱者志是靜而不移意是動而不定靜則陰也動則陽也驚恐并稱者驚因觸於外事內動其心心動則神搖恐因感於外事內歎其志志歎則精却是故內經謂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恐則精却則上焦閉則無氣還無氣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又言嘗貴後賤嘗富後貧悲憂內結至於脫營失精病深無氣則涵然而驚此類皆是病從外事而動內之心神者也若夫在人身之陰陽盛衰而致驚恐者驚是火熱躁動其心心動則神亂神用無方故驚之變態亦不一狀與五神相應而動肝藏魂魂不安則為驚駭為驚妄肺藏魄魄不安則為驚躁脾藏意意不專則為驚惑腎藏志志不慊則為驚恐心惕惕然胃雖無神然五藏之海諸熱歸之則發驚狂若聞木音亦惕惕然心欲動也驚則安其神而散亂之氣可斂恐則定其志而走失之精可固

王肯堂曰不眠多屬心蓋心藏神為陽氣之宅也衛主氣司陽氣之化也凡衛氣入陰則靜靜則寐正以陽有所歸故神安而寐也今事為心擾則神動神動則不寧故欲求寐者當養陰中之陽及去靜中之動也

趙羽皇曰。謔語狂言。在雜症者。總屬心熱。然亦有汗多亡陽。或心腎不交。往往得此者。蓋由心神外越。而陽無所歸。水火相刑。而神志不上用也。惟宜安神定志。略兼固脫。再用寒涼。即死。

聲瘖症

張景岳曰。聲音出於藏氣。藏寔則聲宏。藏虛則聲却。然舌為心苗。心病則舌不能轉。此心為聲音之主也。聲由氣而發。肺病則氣奪。此肺為聲音之戶也。腎藏精。精化氣。陰虛則無氣。此腎為聲音之根也。病雖由五藏。而三者寔為之主。然人以腎為根。帶元氣所由生。使腎一衰。則元氣浸弱。聲音之標在心肺。聲音之本則在腎經。云內奪而厥。則為瘖。瘖此腎虛也。腎為聲音之根。信非謬矣。瘖病分虛寔。寔者病在標。風寒火邪氣逆之閉。易治。虛者內奪。病在本。治節不行。痰涎壅閉。當察邪正。分緩急治之。若其色慾傷腎。憂思傷心。驚恐傷胆。飢餒疲勞傷脾。非各求其屬。大補元氣。安望其嘶敗者復完。而殘損者復振乎。此屬難治矣。然猶有難易。暫而近者易。漸久者難。素無損傷者易。積有勞怯者難。以及病人久嗽。聲啞。肺腎俱敗。但宜補肺氣。滋腎水。養金潤燥。其聲自出。或略加訶子。百藥煎之類。兼收斂以治其標。若見假熱痰盛。再用寒涼。消耗鮮不危矣。

張隱庵曰。音聲者。五音之聲。嘹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句語者也。土數五。五者音也。故音主長夏。是聲之發於脾土而響於肺金者也。在心主言。肝主語。心開竅於舌。舌者音聲之機也。肝脉循喉嚨入頤。頤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頤頤者氣之所泄也。肝心氣和而後言語清明也。然又從腎間動氣之所發。故腎氣虛者。聲音短促。上氣不接下氣矣。故有聲音而語言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言語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能言語音聲而不接續者。當責之兩腎。不知音聲之原委。又安能審別病情乎。

癲狂癇症

癲狂癇三者雖有輕重之分。是因痰火鬱悒。心神耗散。氣虛不能勝衣。痰火猖狂。犯上之所致也。正內經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是也。夫人事混濁。神識不清。語言顛倒曰癲。一云失心風有狂之意。不如狂之甚。屬心血不足。乃求望高遠。所願不遂者有之。心脉及兩寸必虛數。或洪大無力。當從心治。清心舒鬱。養神石菖蒲。香附。芎歸。茯神。梔子。貝母。麥冬。橘紅。柏仁之類。痰多者先以湧劑去其痰。後服安神藥。若心經蓄熱。發作不常。或時煩燥。鼻眼覺有熱氣。不能自由。有賴心風稍定。復作清心湯。加石菖蒲。思慮傷心而得者。酒調天門冬。地黃膏多服。乃